

多年前,报上爆出上海京剧院在温州唱《挑华车》的奇事。说是当地高家庄观众,因主角高宠与他们“五百年前是一家”,坚决不许演他被铁华车压死的戏,演员只能改为挺立结束。大宋朝的高王爷与温州高家庄何干?当时的舆论批评其为愚昧陋习。

其实,看戏有忌讳也是我国传统戏剧活动由来已久的风俗。上至宫廷庙堂,下至豪门富贾无不不尽然。1922年,时任财政次长的张英华为儿子完婚举办堂会。张府特捧小翠花,大轴原定是余叔岩与小翠花的《坐楼杀惜》,加曲友与小翠花合演《借茶活捉》,均是小翠花的好戏。张英华因“惜”与“媳”谐音,大婚之日“杀媳”嫌不吉利;又因张子行三,易联想到剧中的奸夫张文远“张三”,特命改去。小翠花改前《嫦娥奔月》,后与王瑶卿、朱素云合唱《得意缘》,余叔岩则大轴改唱《定江山》。

著名剧作家陈墨香之父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,官至卿贰,一生曾任多处学政。有一年任山东主考,同事是学士杨庆麟。考试完毕,大官们请主考看戏,杨学士点出了一出《齐人打陈仲子》,陈主考点了一出《长生殿》“埋玉”,是陈元礼逼杀杨贵妃。姓杨的要打姓陈的,姓陈的要杀姓杨的,满座皆惊,疑惑两位主考不睦,二位明白过来,自己都不免后悔。

还有一位大官杨昌濬(字石泉),因在浙抚任上督办“杨乃武小白菜案”不力,被慈禧太后革职而名声大噪。他请一位李姓阔佬在吴山看戏,伶人送上戏目,他见有《大保国》,戏名甚好,就点了。江南的织造兼管皇家采办伶人,自然是戏油子,提醒他这出戏《杨(波)家忠,李(良)家奸,点不得”,他才恍然大悟,改点别戏。

有忌讳,也就有影射。最擅长影射的当数慈禧太后。戊戌政变以后,慈禧与光绪母子不和,慈禧太后看了谭鑫培的《天喜报》大喜,因为此戏鞭挞的就是“养子不孝”。她觉得天雷打死张继保还解

听戏的忌讳

恨,命伶人改戏,将张继保天雷劈死以后,由小生改小花脸,到阴曹再打八十大板;又在光绪皇帝的万寿前后几日,连续点谭鑫培、杨小楼唱《连营寨“哭灵牌”》,特地新制满堂白盔白甲白旗,触儿皇帝的霉头来解恨。

都说传统戏曲是“写意艺术”。不仅伶人装扮在台上“写”剧中之“意”,台下点戏听戏之人也借戏“写”自己心中之“意”,或者怕被别人误会另有别意,所谓借戏中之“酒”浇自己心中“块垒”。恰恰是传统戏曲有趣有“意”之所在,似不宜仅以愚昧陋习视之。只是表达这种“写意”、忌讳应有个“巧”“拙”的分别。

2006年,我们请时年93岁的刘曾复先生来参加“绝版赏析元宵晚会”。大家都想听听刘曾老的《审头刺汤》。因为刘老这出戏很接近余叔岩的唱法,词句唱腔皆比时下流行的唱法隽永。当年,余叔岩在百代公司灌片,原定有这段“四平调”,不知为何临时没灌,成了余迷的大遗憾。可是,刘曾老一听就面犯难色,说:“这戏我吼两句倒没问题,可这大过年的又是‘人头落’,又是‘过往神灵饶过谁’,太不吉利了!”因而,他老人家改唱一段吉祥戏《蟠桃会》,皆大欢喜。这是改得巧。

拙的是,有些晚会同样为了取吉祥之意而胡改唱词。譬如某春节晚会请言兴朋唱《上天台》“二黄慢板”,最后一句原词为“又听得殿角下大放悲声”。可能是嫌“悲声”不吉利吧,竟改成“大放欢声”。观者无不喷饭。因此剧为姚期之子姚刚劈死郭妃之父,郭妃上殿来向皇帝哭诉,死了爹而“大放欢声”,简直不像人话!最可笑的是电视里这么一唱,竟被兴朋的徒弟们奉为圭臬,都这么唱起来,可谓谬种流传。

按,据伟品兄说,他的老师宋湛清(与其表兄李家载同为言派传人)认为“大放悲声”原词也不甚妥当。即使皇妃在金殿之上“大放悲声”亦不成体统,所以宋老唱作“似有人声”,就是说听到了嚶嚶抽泣之声。如果这么改,显然就巧多了。



追寻“迷人的黑影”

李建国

上世纪纪实频道推出了《上海100》的系列短纪录片,它选择了上海各行各业、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,以他们工作、生活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场景,从各个不同的侧面,来折射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变迁。我作为《中国主题剪影》系列的创始人,有幸忝列其中。

我幼年就喜欢涂鸦。学龄后,就开始跟随一位军旅画家,系统学习西画技法。高中毕业时去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。那时的美影厂,名家云集,我能在这样的艺术氛围和环境中,尽情地吮吸着艺术的养料,使自己的绘画技艺和认识有了质的提高。

我在美影厂,从事的是创作剪纸影片。至今,我已参与《葫芦兄弟》等多部剪纸影片的创作、拍摄。而真正改变我艺术走向的,是邂逅了一代动画影片大师万籁鸣先生,我就此爱上了剪纸艺术。

我进美影厂时,万老已退休在家多年。万老虽退休在家,仍有许多信件和会议通知寄到厂里。我得知此事后,便自告奋勇地充当起信使。名为送信,实则向万老讨教剪影的技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俩的友谊与日俱增。虽年龄悬殊,却成了无话不谈的师徒。万老的许多创作思维和理念,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我的创作。

在万老的引领下,我通过不断地实践、总结,逐渐掌握了这门艺术的规律、要领和精髓。为了打破过去中国剪影只能表现人物侧影的局限,我开始不断地探索,尝试如何运用其他姐妹艺术的表现手法和样式,来拓展剪影艺术的表现力。

于是,我在保持剪影艺术风格的前提下,运用了蒙太奇等电影表现手法,又借鉴了漫画、民间刻纸和装饰画中的技法,从而创作了那些曾是我们记忆中的生活印象的《中国主题剪影》系列。其中有:《上海弄堂游戏》《上海石库门风情》和《中国古典人物》等这些耳目一新的作品,在形式上,体现了简洁明快的美感;主题中又蕴含着文化哲理;构图上还充满着生活的律动,令人赏心悦目。我曾携带这些作品,出访过欧洲七国和日韩,得到那里民众和同仁的认可。

父亲李佐华生前,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。我的每幅作品发表,他都要品头论足一番,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。我先后出版了《剪影乐》和中英文对照的《中国剪影技法》,这两本中国唯一的剪影工具书,都是在父亲的提议、支持和鼓励下,得以完成的。

剪影艺术,被德国大诗人歌德称之为“迷人的黑影”。我一定不负父母、恩师的厚望,再接再厉,心无旁骛地创作出既有鲜明时代精神和独特民族风格,又能记录历史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剪影作品。



夜光杯



上海老洋房

董介吾

2015年5月13日,随着一声哨响,伯纳乌球场陷入一片死寂。这场欧冠半决赛的失利,也代表了皇马本赛季的“四大皆空”。

从欧冠小组赛5-1大胜巴塞罗那开始,皇马迎来了一波神挡杀神的22连胜,此时的皇马似乎已经成为了新晋宇宙队。但是,2015年新年伊始,皇马瞬间从神坛跌落,首先是在冬歇期友谊赛败给AC米兰,然后在新年第一场西甲客负巴伦西亚,紧接着输掉了国王杯上和马竞的同城德比……最后造成了这一个四大皆空的赛季。

皇马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着,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场。皇马今年在中场这一点上走向了一个极端,夏季转会中引进了世界冠军球员托尼克罗斯和金靴J罗,但是在转会结束前卖走了胫骨老臣哈维阿隆索,直接造成皇马中场硬度直线下降。

另外,皇马的后防线不靠博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走了个阿隆索,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了。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空当,后腰和边后卫以及中后卫之间的空当被对手频繁利用,甚至可以说是一打一个准。听说过球队以稳固的防守取得冠军,比如专业摆大巴的穆里尼奥带领的国米和切尔西,却很少听说光靠进攻就能拿冠军的,今年夏天,皇马势必要对中场进行进补。



七夕会 运动休闲

封笔与开笔

周励

恋爱时就千方百计为董先生节约钱,婚后她很快学会做中国红烧肉,每逢春节把客厅布置得红红火火,鲜花盛开,对丈夫的中国朋友热情招待,家里客厅书籍壁炉厨房总是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,不仅大小家务全包,还时常陪同丈夫出席许多她无法听懂一句语音的华人作家聚会,她经常和我讲的一句话是:Tim热爱写作,享受读者喜欢阅读他的作品。这与董先生讲的话一样:“文学是我的生命。”93岁的董老坚持每周发表一篇博文,近几年给美国《侨报》写了400多篇文字,文采风格与上世纪80年代,《天下真小》一样精辟活泼引人入胜,被誉为中美文化交流大使,爱妻的一



贯支持功不可没。蓓琪兴趣广泛,童心未泯,每天细读《纽约时报》,去年底听说我要去以色列和约旦佩特拉,特地翻出《纽约时报》与我讨论佩特拉的历史,说:“我真想去!”三年前我从南回归到董老夫妇看照片,并送了一只木质小企鹅纪念品,她高兴极了,几天后去商店买了个绒毛大企鹅,像孩子一样在电话里喊:“我搞到一只大企鹅!你来看啊!”

85岁的老人,心境和孩子一样阳光灿烂。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在今年一月中旬,她已经确诊患上绝症,但仍然谈笑风生,上街购物,照顾丈夫陪两个外孙女。董先生非常担心夫人,在我面前谈起不禁老泪纵横。

蓓琪还若无其事地为我倒茶。3月她病情逐渐加重,董先生宣布封笔一心一意照顾爱妻。这期间,我们相隔大洋常通电话。那天收到董先生的电子邮件,我泪如泉涌:蓓琪,一路走好!董先生,节哀,保重!

盼沪上公园都“控烟”

吕庆

据报道,本市首个“控烟主题公园”日前在石湖荡镇建成,在不损害原有功能的前提下,把该镇西市区市民广场公园分为吸烟区、长廊区、广场舞区、休闲区、健身区、涂鸦区……吸烟区放置吸烟者的3D模型,长廊区通过12块展示板传播控烟的愿景和意义、烟草的危害、戒烟知识等。

读后不禁拍手叫好:公园控烟,终于鸣响了“第一枪”。不过,人们有理由期待:尽快“立法”保护它的成长,以利于沪上公园全面控烟、禁烟。

记忆中,公园禁烟,多年前就有过先例。位于江湾的“叶家花园”开放以来,游人如织。美景之外,更让人倾心的,是花园入口处那块“园内禁止吸烟”的牌子。

可惜,这样的控烟公园还是极少数。公园是天然“氧吧”,到公园去,为的就是吐故纳新。但时时弥漫在空气中的烟草气味,却总让人不敢多呆。与一位曾在公园工作过的朋友闲聊,他指着天空问我:“你看公园有屋顶吗?”我恍然大悟:原来公园无“法”禁烟。是我们认识上出了偏差,错把公园当“户外”了。

有人说得对:公园列入禁烟“大名单”,就等同于免费扩大了绿化面积。窃以为,这利国利民的好事,得让它名正言顺才好,有法可依,才能扩大营垒,才能持续发展。倘若眼下“禁烟”有难度,像石湖荡镇那样,先行“控烟”,也是蛮不错的。



灯花

医生这个职业,有时很像侦察兵,在患者同病异症,同症异病面前,如何去伪存真,根据蛛丝马迹寻找疾病的元凶,对临床医生是不小的挑战和考验,按照常规的思路有时会走进死胡同,换个思路就能柳暗花明。因为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,生命的宝贵决定了医生的责任实在是沉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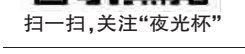
张先生,49岁,1984年起患上肝炎。肝病治愈后,在一次体检时血液化验发现肿瘤指标CEA(癌胚抗原)轻度增高,按照常规,这项检查指标异常是和消化系统肿瘤有关。此后,一年半的随访时间里,张先生主动配合检查,坚持着做了3次腹部CT检查,5次肠镜和5次胃镜检查,均未见异常。张先生想到自己年轻时生过“甲亢”,现在会不会再有什么病变?他就试着到我们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就诊,超声检查发现他颈部有个小包块。

内分泌代谢科的医生约我去会诊。我仔细检查触摸,发现他的左颈部确实可触摸到一个大约10x15mm的无痛肿块。由于CEA升高主要与胃肠道肿瘤特别是肠癌相关,一般与甲状腺结节无关。张先生已经做了多次胃镜肠镜检查排除了胃肠道肿瘤,但是,我不放心,为什么他的CEA升高?总应该有个解释吧。问题到底在哪里?我请张先生留下联系电话先回去,我对他实话实说,说要给我一点时间,我需要查找资料求证。文献是有报道,极个别患者CEA升高与一种很少见的甲状腺髓样癌有关。

后来,我通知张先生进一步检查,发现其降钙素也同时轻度升高;颈部彩超和CT检查发现左侧甲状腺10x12mm实性占位;ECT(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检查)显示左侧甲状腺凉结节,我高度怀疑张先生患的是甲状腺髓样癌。

换个思路后,基本明确张先生CEA升高的缘由。我们拟定了治疗方案,我和团队同仁一起为他实施了“双侧甲状腺全切术+左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”。术中冰冻和病理切片检查证实张先生患“左侧甲状腺髓样癌”(8x9x8mm),淋巴结未见转移,属于早期癌症。张先生手术治疗及时,术后恢复良好,随访十多年至今亦正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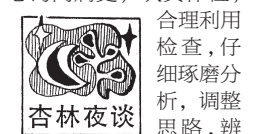
不可否认,现代化的医学检查在疾病的定性和定位诊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但人体疾病是复杂多样的,一定要耐心询问病史,认真体检,合理利用检查,仔细琢磨分析,调整思路,辨别真伪和因果关系,防止漏诊误诊,做到“对症下药”,造福病人。(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)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换个思路前进

樊友本



杏林夜谈

杏林夜谈

今晚打盹

谢煜明 装作十分陶醉的样子 (流行歌曲)

昨日谜面:期盼空中治理(四字称谓)

谜底:央企高管(注:央、企,别解为动词“盼求”)